敬由編

敬由編叙

敬由編者余年友潘[illegible]公慈秋官郎時所輯也載自唐虞以來明君賢臣所以慎獄而執法者臚列縷舉其意欲以羽翼
國律而大要則本於周家敬爾由

獄長我王國云不佞讀之終卷而嘆曰嗟乎是救世之書也夫刑法者治世之鞭策也語云禮防於未然刑防於已然余謂懸瀆而使人不敢犯意所以防未然也然謹刑之立祖為用也

高皇帝懲元政之不振用重典
以刑亂國其所誅殺擊斷威行
不測用法雖至嚴而所定之刑網則未
嘗不適寬猛之宜斟酌民情
世變可垂之百王而不易當時
頒之天下令學宮肄業亦及之

用意甚深且遠二百餘年來
列聖欽恤維持措刀鋸以德化而
苛斥亦時盡弛于寬闢天下薦
紳之士皆雍容于禮樂文章而恥
言刑罰布衣韋帶不復知大
明律誥令諸書為何物矣其讀

律者惟有史胥而率不本儒術拘文牽義或以飾智舞文士一釋褐服官聽兩造哅者至不能判一語其才而文者則又多引古義附會俳偶為飾觀而已空使史胥得上下其手以故法日益耗

而奸民益以幾幸蓋不佞嘗先公長浙臬閱百城所上囚其獄辭与情實參錯不中律者什嘗二三讞報且駁何況笞杖細宥出入於有司之庭按獄使者不得聞且見者哉則安在其獄由獄也茲公所

以名是書也或者曰若是則令天下長吏悉奉三尺律及條例從事而已安用此編爲余曰不然律者法之質也規矩也例者法之案也規矩之方圓也而是編則法之意也所以使人神而明之者也嘗伏讀

國律一見

聖人之精微寓其長善於微遏惡
於隱或異犯而同罪或一事而殊
科擒縱取舍各有深意蓋窮理
盡性之書也非徒以設法斷罪而
已豎儒健吏雖童而習之不能曉

其故必有神智聰明者乃能知之而神智不可學也然亦可以學蓋學之於讀法也如晝之光而夜之燭也懦者之於用律也怯學而得其果則可强愚者之於審律也瞽學而得其達則可明貪且鷙

者之於破律也敢學而得其具
嚴天威則可懾以文法學不足以
經術學以經術學不若以是編
學是編經史之薈蕞也律例
爲方圓規矩而此爲工師之指
喻也何可少也然則公編輯之意

更可進而求其徼已夫用寬
嚴何常惟時之宜
高皇帝繼亂者道異故用嚴
宜嚴
列聖繼治者道同故用寬宜寬
今何時乎弱肉而強食矣臣竊抉

禁而莫誰何矣我執法人猶謚於
法外奈何復為患於法內哉且相
教曰務寬恕者謚陰騭姑以是大
我聞篤是彝律也夫獨不念滕國
之季而長粮善行以賑貎猶謂種德
乎吾不信也兹識欲探世恤民則莫

若使人信任欲使人信律則莫若使我果於用法試有平地於此覆以一尺之木而下令曰踐之者死則人莫敢錯趾矣千仞之岩下臨無極之淵使其上有可欲而不為之禁則必繼繩架木而過之非足太高而千仞

下也必死與不必死異故也夫法果則民畏畏法則犯法者寡是長國之術也法不果則不畏法廢無所畏大亂起而淫刑濫辟隨之是豈僅國而已或又曰是且爲申韓夫申韓亦何法之有法一也用以斬

災則申誥所以拯世則祥刑已
孔子不嘗為魯乎魯弱國也孔子
為之觀其所藉諸殺無赦與誅
正少卯男女別途道不拾遺者
又何其嚴以果也將毋申韓乎
哉蓋好生者天子之仁執法者人

臣之義人臣惟有執而已矣無觀望無顧忌無偕聽無干譽無泥其所以執也是善體天子之好生而是編之深意也蓋公之言曰漢法嚴而奉行者必故強宋法詳而不必行故弱者強弱之于刑者

未敢知然矣所謂必即果於周
法也自公按獄兩浙平反百城諸
訟而豪強屏息細弱畏懷率閩
甸數百里而求伸雪者以與凡
有民社者其由是編以進而
神明于

高皇之律令庶幾于公之必者毋曰此古法不足學以負公敬由爾獄之意哉

浮渡居士年弟吳用先撰

敬由編序

不佞子備起家隸寺繼在大司寇官屬是皆冷局人頗厭之不佞概者可幸無罪暇則檢故籍兩地亡藏也竊見博聞好古之士往往集奇書致諸京師幾亮署

獨為理而少豈以刑名儒者不道
有心世務何經術之不可傾哉賢
於文無害聽訟吾猶人也則以使
無訟者乎嗟嗟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法國之寶也而獄百姓之
所懸命也而議者賤之輕其事

弁輕其官、與事兩相輕也則法

安得不傾而民安得不病唐虞

之際道在臯陶伯夷降典折

民惟刑漢以來大獄輙下公卿雜

議

國家之例歲熱舉大臣之經明

德厚有道術者乂人於相同法司審克具嚴天威夫獨不念罔假兼于庭獄惟正是乂法不可假与衆爲平式獄由獄以長王國

德意蓋深遠哉則又何以謂五

極九章不列於學官猥云免黜
貽譏器術故夫居說以禮樂雖
勤不能化所不如律不敢為之而以
律〻之我不犯焉者家可無傷哉
而國無類風也是盡性之書也
豈其棄之而舞文以亂俗豈其

縱之而徇情以長奸平則樹德激則樹怨故曰執之而已矣執之執於不可執而率執之爲執也執此乎執彼乎執而率無易執之爲執也漢有兩廷尉唐徐杜爛然矣夫定國何敢議懌之哉上甚

不肯其父也孝婦雖死得于公而明治行孰如趙韓賢君相所持隱忍從之烏在其拄面鈎禮習大義司直褒漢臣也犨之遇其主然以論當蕭昭溢環事雖於驚蹕矣有功九死不移直以身

寄法以法寄唐千載來惟其比宋忠厚立國其於刑尤慎吏多用決疑晉秩三百年間著衰矜之勅請所由其重之也嘗論漢法嚴而奉行者必堅強宋法詳而不必行故弱世儒闇於大較則

委轡而馳千里雖有王良無益乎御矣令所傳惟清明鑒懸折獄龜鑑等書條末之緊是其大指要在安全照覆以爲不傷吾是牛之心作戒於猛盡全稱陰德因緣於鬼神語指不雅馴又

事至緣兩卷之細一隅之注無關
大體上惟是少司寇呂以為言屬
不佞彙次之存部中未成有宣
之役於今三年矣鯫寡陋剽竊
百一僅摭數種之所未備云編有
上下紀言與事諸篇下孫少司寇

則中州呂新吾公也萬曆己亥夏

日合肥竇子偁序

萬曆辛亥重刻於衛河按察司

之種德堂

敬由編序

敬由編者觀察竇公爲司寇郎時所緝自唐虞訖宋千載以来刑書也傳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刑非聖世所諱也曰清之

已耳而迂儒煦煦為仁以為
是申韓名法家慘礉少恩
而殫不忍置口然則尼父
能不誅少正卯而治魯舜
不誅四凶而治唐虞之世
乎齊威王烹阿封即墨而

齊國大治此其意未可語于純白然以比于世之末造奸良渾殺賢不肖倒置而委轡頓策以長邪人之氣銷鑠善類則何啻天壤也故以生而殺謂之王以殺而

殺謂之霸不生不殺謂之昏殺生殺謂之亂子產衆人之母孔子所稱惠人也而鑄刑書刑爲可已聖人亦曰明慎用焉以清之清者刑期無刑五帝三王之化性命之

理也此敘由編所以作也實
公性精嚴簡易博學通
道明經術大誼所別歷表
著皆儒者之業非以為刑而
已在刑言刑不得已而由之
予觀公自觀察吾浙其根綱

持紀之大者已論即如晨起
披堂帷三尺之隥田野之丘
夫亦得直前控籲遇可剳
決即為勅法申理各厭其
意去其繁重者下有司覆
之大豪滑[illegible]之意清若霽

霰〻見日小民安枕無慮若
嬰兒見慈母士大夫相嘆服
以為威明如神不可犯而不
知公衷所蓄積匪一日儻亦敬
由斯編諸先哲所已行安性
命之理而幾雍化者乎周

茂林陸子靜宋之有道儒
者也其訊分寧之徽申荊門
之訟即神君老吏以為不
如而何疑于公謂道德之外
有名法將使張湯杜周秉
俊臣輩與咎繇爭理乎經

非治世之言也其不佞讀公
斯編而得序之申言其大
指以復公且以告諸當世賢
智之士學古入官者不可
一日無此書也
儀曹郎武林部民黃

孜亨頓首譔併書

敬由編序

合肥竇公長憲此邦精心訊鞫平亭著讞刑之頗類獄之放紛頷就公質直公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非以排去弊法出一門吏無深巧以心攝之三尺可正枉縱余乃得其所

為敬由編讀之編纂竟無代矣周
官之職布刑于邦國都鄙懸刑
象之法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
憲邦之刑禁刑者人之所由生死也
井陷于川刀守之以劃其情古之
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赭衣離履墨

懞以屠[illegible]之故德多刑少者帝刑德相半者王刑多德少者霸純用刑而亡者秦銛鑽慘酷淪胥以鋪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示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

之殺人刀繩等器仍施執則制立法
度惡毒孫天慘于屠伯於乎斷不
可續死不再生緹縈之所流涕而大
辟刻肌仁人隱痛焉民之有冤所
由治獄〻之道失也孰是治用刑律可
不敬爲乎律法也律法銓也君必有

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正法直度罪殺無赦重者轘之其次陳尸三日不市重刑必慎必戒蓋其敬也故曰

敬五刑以成三德之其所愛惡而辟之其所怠慢而辟堂上之辟禍流堂下棘槐聽訟齋居决事畏神質之師保臨之幽獨證之不動而敬仰不愧于屋漏開栽逆而失席持身筆而對泣不獲生之而後死之不

獲存之而後棄之一成而不變質罪

以示終死生絶續之開上帝臨汝

其敢怠荒戲渝受天之罰故式穀

由獄奉天道臨民以庶幾長養好

生之德意燁燁震電不寧不令天

道謂何東海之寬必煩致禱矣善

治獄者不禱之蒼蒼而質之昭昭彼日無私照猶隔覆盆而惟昭昭之不昧徹于重泉達于九淵太空之體不汩如水之心遂爽目覩搶地籲天之怵呼寃叫號之聲求寧其食息以安于夢寐疑案文致而于人心

不厭者以燭其輿窔顯矆之情神魂之與共膚髮之與俱于公之門不求其高而子臯之戮頓忘其痛不德以成其德生者死者兩無憾焉耳矣易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又曰火雷噬嗑先王

以明罰敕法刑猶火也明生慎慎蓋生明明慎而刑可決雷電合而章乃奉天而敕法宣布四方以憲邦之刑禁治天下者何莫不由斯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由之則庶言折獄敝之道歸焉矣由而

使知之則有實公所為纂述在公之長憲王國民之願就公而質成也得是編而可深長思矣

萬曆辛亥秋季上浣黎陽王在晉書於慎獨軒

敬由編卷之一

明泖上賓

唐虞

舜典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呂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

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周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夏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

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然誅鄧析史付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

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季孫聞之不悅
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
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
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
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
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
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
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
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
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

不可、即廢之、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也、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夾谷之會、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公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

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

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厠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

羔逃之走廓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人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

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陳惠公大城因起淩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

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
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
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
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
以成勑戒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
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
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
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巳德之明也公曰寡
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

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以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躬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

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

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廓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於色乎、何爲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

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

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
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
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蚤
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
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
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
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
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
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殺槐者夷、此賊民
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

恐其不可以蒞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先君丁公乎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圖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

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四、

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橚、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充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鈎、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為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景公令兵摶治當臈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間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曰踊貴屨賤是

時公方繁刑有鬻踊者故云既以告於君與叔向語而稱之公以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

任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

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子文為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

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爲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吾、而不能勉之於法、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巳、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致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

荊莊王有茅門者立法、羣臣大夫諸侯公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

踐霤、廷理依法、太子怒、入為王泣曰、必為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臣受命、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焉可誅也、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罪

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礙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尹、虞丘子之族犯法、孫叔敖執而殺之、虞丘子喜、入見王曰、臣言

孫叔敖果任持政矣王曰是夫子之賜也

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以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遣其少子長男固請欲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弟有罪大人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及金令遺故所善莊生生乃見楚王曰某星犯某宿獨以德報可以除之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長男以王當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曰弟今自赦故辭去生知其意曰自入室取金

莊生耻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多將金賂王左右、王非能恤楚而恩赦、乃以陶朱公子也、楚王大怒、遂殺陶朱公子、明日乃赦、令長子持其弟喪歸也、

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當刑、獄斷論定、法於令前、子發喟然有惏(憐)䘏之心、罪人以刑而不忘其恩、自此其後子發得罪於威王、而奔於刑者、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蹀足而怒曰、子發親決吾罪、而吾怨之、憯於骨髓、使我得肉而食之、子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爲善、不索其内、果活子發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

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而何也、

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楚野辨女者、昭氏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荊、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車之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

過令狹路之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何是以廢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貳過哉

晉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

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

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向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

曰華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華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華門圭竇乎惟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可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

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劒而死

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

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尨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獻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

至恐其不足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

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
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旣而櫜甲以見子
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
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
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
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
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
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
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
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

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

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薫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鄭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夫者也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哭不哀而

懷是以知有姦也

有㧜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少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

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衆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故辨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

駟歂嗣子太叔爲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形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不當罪半以爲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朱公以布衣而富侔國必有奇知乃召而問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不當半以爲當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家有雙璧其澤相如也其徑相如也然有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曰側而就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邾婁定公時有殺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去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

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

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
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
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
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
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
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
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
以去之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
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

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行築者而杖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蘇秦在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死齊王求

賊不得蘇秦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人必得矣齊王如其言刺秦者果出齊王因誅之

漢

平陽侯曹參秦時爲沛獄掾高祖起以中涓從累功賜食邑平陽已漢王爲皇帝立子肥爲齊王參相之至國問齊故俗若所以安集百姓者師蓋公治用黃老術稱賢相惠帝二年召入爲相國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

人安所容吾是以先之

絳侯周勃旣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簿太后怒謂帝絳侯居一小縣何故而反帝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乎

張釋之爲廷尉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出走驚乘輿馬使騎捕屬廷尉釋之治訊之曰縣人

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過即出出見乘輿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人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則天下用法者皆爲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良久帝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上玉環捕得帝怒下廷尉廷尉治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帝大怒曰人無道乃至

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誠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有如萬分一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陛下將何以加其法乎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蓋是時釋之由獄而天下無寃民

張歐字叔高祖功臣安丘侯説少子也治刑名家然其人長者自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誠長者亦不敢大欺給具獄事上有可郤郤再案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而對而封之其

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

老於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梁孝王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

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帝曰其

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帝曰何也叔曰梁

事得而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必伏法而太

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其憂在陛下不如因解

散之則完安帝大賢之以爲魯相初至民訟王取

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

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若何自敢言若

主魯王聞大慚發中府錢令相償之相曰民言王奪之而相償之是相自爲善也願王自償之善乃在王王大喜盡償民金錢王好獵相常從王王休相令就館相出常暴坐苑外日中王數使人請相休不終休曰王暴露苑中我何爲獨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愛也曰不欲以百金傷先人名

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

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
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
汲黯遷東海太守黯治官理民學黃老清靜擇丞史
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多病卧閨閤內不
常出歲餘東海大治帝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嘗面
譏弘湯等徒懷詐飾智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
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湯
更定律令黯質責於帝前曰湯爲正卿上不能褒
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
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也湯辨

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天下重足而立反目而視矣居無何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黯進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帝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

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之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出關財物如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黯雖時忤帝意然帝終以爲社稷之臣

昭平君者隆慮公主子也尚孝武帝女主病時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主卒昭平君益

驕殺主傅廷尉請論左右人爲請帝曰吾弟老獨有是一子死以屬我爲垂涕嘆息良久曰法令者高皇帝所造也用弟故而違先帝之法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可廷尉奏而悲哀不自勝朔趨前上壽曰臣聞聖主爲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五帝三王之所難也而陛下行之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壽帝不舉入省中已召朔讓曰吾聞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適者豈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謝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

則精神散而邪氣及之銷憂莫如酒臣朔所以上
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且因以止哀也帝悅
武帝用主父偃說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以上於
茂陵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爲
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
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
上聞之下吏捕治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
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
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
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

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姦奪弟妻為姬殺肥如令郢人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齊厲王次昌亦與其姊紀翁主通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齊紀太后不許偃因言於上曰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又聞與其姊亂請治之於是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

宦者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偃少時游齊及燕趙及貴連敗燕齊趙王彭祖懼上書告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濟南王賀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杜延年南陽人擢太僕給事中大將軍持法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獄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雜治皆以爲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匿爲隨者也郎以赦令除吳罪侍御史治實以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同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隨從者等吳不得赦且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丞相車千秋子壻也千秋數爲史吳言光不聽丞相乃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問史吳法光發怒

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下廷尉少府獄朝廷恐丞相且從坐延年乃奏記光言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抵吏吳恐於法已深又丞相素無守持爲好言於下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而延年愚以爲丞相及先帝時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而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竟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延年議論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于定國東海郯人也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經所平決皆不恨郡中爲立生祠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嫗曰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壯奈何因自經死姑女告吏婦乃殺我母吏驗治急自誣服具獄上于公白府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强斷之咎儻在是乎於

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歲[illegible]
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illegible]
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
史中丞昌邑王淫亂上書諫宣帝立遷光祿大夫
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超爲廷尉定國乃念平
處大事當依經義而自傷淺學乃迎師受春秋身
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
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
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

以不究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雋不疑渤海人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以禮武帝末郡國盜賊並起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逐捕盜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請與見不疑盛服博帶詣門謁儐觀偉甚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

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敬納其戒
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宜施行至昏夜乃去及還
表薦之召拜青州刺史昭帝時齊王孫劉澤結豪
傑謀反欲先殺刺史不疑先發覺收捕伏辜擢京
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
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
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
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建
黃旐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車以
聞詔公卿將軍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

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至者莫敢發京兆尹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帝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於朝廷在位者皆以爲莫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其姦詐大將軍欲妻以女辭久之以病免終于家後趙廣漢爲京兆常言我禁姦止邪獨行於吏民細耳朝廷事何敢望不疑益厭服如此

黃丞相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爲吏累

河南太守丞爲人明察內敏習文法然溫良有讓

足智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又合人心太守任

之吏民敬焉武昭時以刑罰痛繩羣下俗吏相歐

上嚴酷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方帝在民間時知百

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善之召爲廷尉正數決

疑獄廷中稱平後守頴川力行敎化而後誅罰務

在成就全安之治爲天下第一有富室兄弟同居

者弟婦懷姙其長姒亦懷姙胎傷匿之弟婦生男

奪取以爲巳子論爭三季霸使人抱兒於庭中令

二氏競取之既而俱至姒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而情甚悽愴霸乃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頓傷乎此事審矣姒伏罪爲丞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因生二子及欲分居各爭其子遂訟於臺省求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其三男以子還母

魏憲侯相濟陰定陶人字弱翁丙定侯吉字少卿魯人也相少學易爲郡史已舉賢良高第爲茂陵令而吉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至廷尉監相令茂陵時御史大夫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

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
市茂陵大治遷河南守禁止姦邪豪強畏服會丞
相車千秋死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
郡嚴恐久且獲罪自免去相使掾追之遂去不還
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必以爲我因丞相死不能
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歸大將
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
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
庫令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
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下

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三千人遮大將軍言願
復留作一年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
入上書訟相寃然大將軍終以武庫令事下廷尉
獄繫踰冬乃解復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
國多所貶退定侯吉時爲光祿大夫與書曰朝廷
巳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
器於身相爲霽威巳復爲河南太守相爲人嚴毅
而吉中厚寬好禮讓爲相掾史有贓罪不稱職輒
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於官屬務掩過揚善或謂
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得成其私然無所懲艾曰

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故不爲也
有馭吏嗜酒常醉嘔丞相車上東曹請斥之吉曰
以醉飽之失過士令此人將何所復容第忍之是
不過汙車茵耳會驛騎持赤白囊走公車馭吏邊
郡人出適見之知爲邊郡發犇命書也則隨驛騎
走公車刺之知虜入雲中代郡遽詣丞相白狀因
曰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弱不任兵者宜
可豫視吉曰善召東曹趣科條邊長吏年力任兵
如吏言未竟帝召丞相御史問虜所入郡長吏吉
條對甚悉御史大夫卒遽不詳知以得譴而吉見

謂憂職思邊馭吏力也吉出嘆曰士無不可容鄉
使丞相不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人固各有長
也吉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
前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駐車使騎吏問逐牛行
幾里矣掾史怪丞相前後失問以問吉吉曰羣鬬
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當禁備逐捕歲終丞相
課殿最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
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
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
是以問之時去古未遠相陳時令吉知大體益稽

以天道爲王事如此

丙吉爲廷尉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前妻有女巳適人後妻生一子而翁死家甚富子方數歲女欲奪其財乃誣後母所生非我父之子也郡縣不能決聞於臺省吉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方八月取同歲兒均服單衣惟老人子畏寒變色又令與諸兒立日惟老人子無影遂奪財物歸男女服誣母之罪

韓延壽爲東郡上禮義好古敎化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

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髠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内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慰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

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趙廣漢涿郡蠡谷人爲人彊力精吏職尹京兆守潁川誅鋤強暴豪俠爲姦利者中貴人豪家爲請終不聽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而馬貴賤之賈可知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相株窟宅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畢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中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已使吏捕治具服富人有爲郎者二盜方劫持之有頃廣漢將吏至立庭上使長丞叩

戶曰京兆尹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善相遇幸逢赦或脫二人驚愕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發奸摘伏類如神也先是長安游徼獄吏秩微薄自輕易犯法自廣漢奏請秩百石後差皆自重不敢枉法矣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漢興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豪吏豪民奸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聽其政有急召則

緩之及問小解輒披籍收取收取人必於秋冬出行縣不以無事其有所取也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即豪猾莫能以勢力變詐自解脫以一警百吏民恐懼皆改行自新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眞選用廉平疾惡吏治如在東海盜賊發翁歸輒召縣長吏曉告以奸黠主名敎使推迹盜所過抵常如翁歸言緩於小弱急於豪強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清潔自守語不及私又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數歲卒家無餘財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

親疎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張敞字子高平陽人自請治劇郡以功徵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皆不稱長安市多偷兒百賈苦之帝問敞以爲可禁求問長安父老負知偷盜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召見其宿負責問之許貰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飲且醉偷

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
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悉
法之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敞爲人敏疾賞罰
分明見惡輒取畧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不如
廣漢然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表賢顯善不醇用
誅罰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京兆典京師長安
事浩穰於三輔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及爲眞久
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輒毀傷失名去唯廣漢
及敞爲久任也會光祿勳楊惲坐逆誅公卿奏敞
惲黨友不宜處位他被劾皆免而敞奏獨寑中敞

使賊捕掾絜舜有案驗舜以敞當免不肯爲竟事私歸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窮晝夜驗治時冬月未盡數日竟致其死事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請使者言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當重辟天子惜其能欲令得自便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處位奏免之敞詣闕上印綬從闕下亡命去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

部中有大賊莫能得天子思敞功勑使者卽在所召敞引見拜冀州刺史旣到部以耳目發起賊主名立誅其渠師廣川王姬昆弟及王族宗室陰為盜囊槖吏逐捕窮窘走王宮敞迹知則自將吏車數百兩圍王宮索得之殿屋重轑中立斷頭懸王宮門外因劾王削其封邑戶歲餘盜賊屛息宣帝崩待詔鄭朋薦敞輔太子元帝問前將軍望之望之曰敞能吏任治煩亂然才輕非大受器不用用為左馮翊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

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薦走卒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壯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上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

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

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

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

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

諉上臣謹以斬㳟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

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

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

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

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

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

驕恣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孔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以事左遷廷尉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

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改嫁及長事發丞相方
進大司空武議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
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長妻已
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以
解請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
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
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
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
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經明行修通法律為汝陰縣

獄吏決曹椽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寃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漬比干異之延入坐須臾雨止嫗辭去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君先出稷佐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又鞫獄平恕今天錫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自

汝陰徙平陵八男夫一男晋常祭嫗於東行及遣令東首其後子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鄢光祿大夫鄢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汝南太守累世榮盛皆符老嫗之言

薛宣以大司農屬出爲陳留太守遷守左馮翊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得郡中吏民罪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刑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覺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池陽令舉掾王立廉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以讓縣縣按驗乃其妻獨受繫者錢掾實不知掾慙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

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贓而立不知殺身以
自明誠廉節士甚可憫惜以府決曹掾書立柩顯
其魂以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不肯休坐曹治事
宣出教曰蓋禮貴樂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
所由來久矣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
從衆歸對妻子設酒殽請隣里一笑相樂斯亦可
矣扶慙愧之時有一人持一縑入市遇雨以縑自
覆後一人至求庇廕因授與縑一頭雨霽當別因
爭云是我縑無證不決宣命吏各斷一半使人追
聽之一曰君之恩縑主乃稱冤不已宣知其狀拷

問乃伏

辟宣爲丞相後母弟循爲臨菑令母常隨循居宣迎

養循不遣博士申咸給事中宣里中子毀宣不供

養薄於骨肉不宜復列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

侍郞數聞其語賕客楊明令遮斫咸宮門外斷鼻

脣身八創事下有司議御史中丞等議奏曰況朝

臣父故宰相封侯不相勑丞敎化咸所言皆宣行

迹衆人所共見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隷舉奏宣

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

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桀黠無畏忌不與

凡人忿怒爭鬬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春秋之義惡切遂不免於誅上僭之原不可長也況功意俱惡乎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指棄市廷尉直駁議曰律曰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原善循而數稱宣遡惡流聞不可謂直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忿發怒無他大惡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人爭鬬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人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聖

王不以怒增刑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減
完爲城旦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
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
竟減死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鄉
于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
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
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異之爲號
令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
以我爲妻詬笞我尊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
之律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於是坐

廷上取不孝子縣殊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
之吏民驚駭後帝行幸雍過虢供張如法而以高
第擢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
法守職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宣廣恩德甚勞苦矣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
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慎毋以身試法又出教
勅掾功曹各厎厲助太守爲治具不中用趣自避
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不可以致千里閫內不理
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別白之賢爲上毋以
富貲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一

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狠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吏詣閤下從太守受事輔繫數日盡得其狡猾不道贓百萬鷙之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縣界坐殘賊免遷益州刺史先刺史王陽行部至邛峽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尊仍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也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何並爲長陵令道不拾遺侍中王林卿以邛城太后外家通輕俠貴傾京師坐法免歸長陵上冢因留

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
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婿埋
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巳時又見其新免不發舉欲
無令留界中而巳且遣吏奉謁傳趣之行林卿慚
具賓客去至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劍剥其建
鼓並聞之從吏兵自逐林卿數十里林卿迫窘乃
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代乘車自從童騎變服走
間徑馳去慕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乃侍
中奴耳並心討巳失林卿乃曰王君困自稱奴得
就死耶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剥鼓置都亭下署曰

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𢹂
卿因亡命衆庶讙以爲實太后聞之涕泣爲言哀
帝哀帝問狀善之遷頴川太守時頴川鍾元爲尚
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椽贓累千金並
出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
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天子法耳不在於太
守也元懼馳遣人呼弟亟入關陽翟輕俠趙季李
款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短長縱横
郡中聞並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力曉文法吏治
三人獄曰武吏往捕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

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入函谷關無令汚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與趙李皆縣頭及獄要於市郡中清静表善好士見紀潁川

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鐶散者今鐶餅也於都市有一村民相逢擊落鐶散者皆碎村民甘填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餘枚因致喧爭巡者領赴尹引問無以證明尹令吏買鐶散一枚稱知分兩乃約稱碎者細折元數其賣主承伏虛誑之罪村民獲雪衆

謂神明

成帝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獄冤有飭辭奏欲傳之長安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譚鳳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免爲庶人後數月大赦丞相王嘉奏封事薦相習治獄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主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留中未下至是得封還董賢益戶事則大怒下前章召

嘉詰尚書詰問君以道德位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在位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時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迷國罔上近由君始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下將軍中朝議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不道請下廷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故事大臣得重譴輒自裁於是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更前進藥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為故事君侯宜引決嘉引藥杯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

三公大[illegible]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
女子邪何謂咀藥死也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
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
相新甫侯印綬縛載至都船詔獄嘉對獄曰案事
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
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愼誠不見其外内顧望阿附
爲雲驗復幸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竊爲國惜賢
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以何爲罪猶當
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少侵辱嘉嘉喟然仰天
歎曰幸得充備丞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

死有餘責吏詰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國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死

梁王立驕恣無度至一日十一犯法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園子姦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

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强劾立傳致難
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辜斷獄無益於治污蔑宗
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
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
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
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
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
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
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
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可清問者不然

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崔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舟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嘆曰吾生無妄

之世值堯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塡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輩何罪而至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盖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

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

論衡曰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埳臥木囚其中罪正者木囚不動冤侵奪者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耶料天神之氣動木囚也

前編卷之一　終